

【坊间叙事】

## 根红树壮



□初曰春

下费格庄人几乎个个杠精附体，费卫峰自诩“杠子头”，不过他从不朝村民甩脸色，说是不能伤了父老乡亲的积极性。

这积极性就是纵容抬杠？这回倒好，费老三闹得鸡飞狗跳。戴鹏程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想，老费啊老费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，单看你如何收场。

戴鹏程领教过费老三的厉害。

前些年镇政府为系列土特产注册了“王根儿红”商标，之后每年都举办“金剪刀大赛”，目标是提升拳头产品苹果的品质。戴鹏程爱动脑子，说这商标过于突兀，难以激起公众的消费欲望，不符合市场规律。

今年春上，果树专家进村传授剪枝经验，费老三带头找茬儿，非要跟人家辩个卯子丑寅卯。作为包村干部，戴鹏程维护会场秩序。许是关于商标的那番说辞传到了乡亲们耳朵里，费老三笑话他竟敢在伙计们面前指手画脚。

彼时，戴鹏程向老费投去求助的目光，对方视而不见。事后戴鹏程怨气冲天，费卫峰一脸坏笑，并不言语。没料想费老三在比赛中一举夺魁，在村里更是以功臣自居。

费老三吵吵累了，抓起办公桌上的半盒烟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戴鹏程忍不住又琢磨，费卫峰不吸烟，干吗兜里总揣着烟呢？

到村里工作一年多，戴鹏程已然晓得乡亲们的不易：清明过后要授粉，“五一”前后得疏果，5月底开始套袋，这营生耗时一个多月……他观察到一个细节，村里人多是罗圈腿，那是常年爬树留下的“后遗症”。

乡亲们像侍奉贵人般呵护着果树，人勤树不懒，又是个丰收年。费卫峰想让伙计们在霜降后摘袋，那种苹果叫黄金果，能卖上好价钱。

以费老三为代表的乡亲们不肯让步。黄金果生长周期长，糖分高，万一滞销，老乡们全年的汗水将付诸东流。

费卫峰自信满满，说没有万一，只有一万，那可是拿过金牌的苹果。

没错，“王根儿红”连续五年蝉联中国好苹果大赛金奖。老家安丘的戴鹏程认为这边水土好，既有海拔612.6米的胶东“小屋脊”垛山，又有清澈见底的松椒河，适合果树生长。费卫峰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，说战争年代费氏家族前赴后继，制胜法宝是精气神儿。

这种说法过于神叨，但有一点

戴鹏程佩服至极，老费和镇党委书记真如行军打仗，而且没丢艰苦奋斗的老传统，前几年两人愣是用肩膀把苹果扛到了赛场。

本打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可人活一张脸，戴鹏程不愿被老费看扁。苦思冥想，正所谓擒贼先擒王，眼下他只能去试着与费老三沟通。

尽管心里打怵，他仍是走向那片果园。果不其然，费老三没给好脸色，指责他是村支书的狗腿子。戴鹏程哭笑不得，他的确说过情愿当个狗腿子，但“主子”是乡亲们，而绝非老费本人。

他恍然大悟，这一带曾是抗日根据地，骨子里透着不服输的劲头。戴鹏程觉得可以利用费卫峰所讲的这精气神儿做工作，便望着漫山遍野的果树说，不听村里的统一安排，您这是要挑头闹“暴动”啊。

费老三大发雷霆，嫌他连句人话都不会说。

戴鹏程继续激将道：当年咱这里是“114暴动”的西路军集结地，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，领导人于克恭先辈还是王格庄人的女婿呢。人家那暴动是干革命，可您这“暴动”却等于没上战场就举了白旗，把费支书的好心当作驴肝肺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他干吗要自掏腰包，为您这样的烟鬼备上烟呢……

不管信与不信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费老三不再钻牛角尖，乡亲们也都采纳了费卫峰的建议，开始扳着手指数日子，只等霜降后为苹果摘袋。

费卫峰让他总结经验教训，戴鹏程不假思索地说，乡亲们跟祖辈一样爱战斗，寻求真理是费氏家族的最大优点。对方说不全对，留了个悬念，让他继续开动脑筋。

傍晚，戴鹏程走进村委会办公室隔壁，仰望荣誉墙上的革命先烈，心潮澎湃。他不得不承认老费很有远见，在村里建起了牟平区首家村史馆，常念叨做人不能忘本，得传承红色基因。

戴鹏程旋即把微信昵称改为“小戴在下费格庄”，兴奋地发布一段视频，字正腔圆地介绍村庄历史，邀请网友来品尝黄金果。

费卫峰头一个为他点赞，留言称孺子可教也。

戴鹏程想了想，为这段视频加了个标题：“扎根沃土，拥抱世界！”直到此时，戴鹏程才弄清了商标的真正寓意。

（本文作者系作家，编剧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）

【世相万千】

## 松鸦的启示

□王贵宏

在小兴安岭，松鸦和啄木鸟都是很常见的鸟。它们体型相差不大，都喜欢独来独往，但在生存方式上，却迥然不同。

松鸦有个好记的绰号叫“山和尚”，它东飞西落，总是独来独往。而啄木鸟也有一个同样不雅的俗名：黑寡妇。它也是山林中形影相吊的鸟儿，身着一袭漆黑外罩，头顶有缕红缨。它们看起来都是性情怪僻的“孤家寡人”，偶尔在林中碰上也互不理睬。

松鸦块头不大，但嗓门特高，整天叫嚷不休。它最大的长项是能够模仿一些鸟儿的叫声，有时这种高超的口技表演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。但大多时候，它只是本能地发出难听的“嘎嘎”的噪音。

或许是天性懒惰，松鸦从不储备食物，啥时候啥时候寻觅些昆虫、草子果腹。它们喜吃坚果却不懂得储藏，吃饱便忘乎所以地四处大喊大叫。在冬天食物短缺时，饥肠辘辘的松鸦常进入山边的村屯，到庄稼地和田园里找些人们遗落的苞米等食物果腹，因而常被人们用夹子捕捉。由于缺乏远虑，松鸦的生存能力很

差，只有金秋松塔成熟时，才能过上一段好日子。

有时你若见到一只松鸦叨着枚松塔落在石块或倒木上，旁若无人地边蹭嘴边叫嚷，你疾跑上去大吼一声，它就顾不上嘴边的美味，马上惊慌失措地飞上树去了。拾起松塔，看着树枝上松鸦气呼呼的模样，感觉特别好笑。这时候它开始使出浑身解数变换腔调叫嚷，那鹦鹉学舌般的怪嗓门，颇为滑稽。

爱叫的鸟儿没心眼儿，太过张扬同样容易给自己惹祸。松鸦习惯大喊大叫，常常暴露自己，引来山猫、鹰等天敌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。啄木鸟则从不做无聊的鼓噪，很低调，总是有条不紊地默默干自己的事。啄木鸟防范意识很强，它们将窝建在高高的枯树洞内，温暖且安全，窝内浆果干果等食物储藏丰富。但啄木鸟并不坐吃山空，天气好时仍然外出觅食。它用利喙啄击树木的声音，四季不停地回响在森林里。那当当当的声音像是为森林驱赶寂寞，更像给虫类敲响丧钟，其实，那声音还包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只有勤劳，才不会饿肚子。

（本文作者现供职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某林场）

【生活小景】

## 冬日暖阳晒锦衾

□吴建

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，上早班的妻子临走前叮嘱我：“记得把被子拿出来晒一晒。”我将阳台的围栏刷干净，把被子摊开，一大半朝向太阳。看着温煦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被子下，像是慈爱的母亲在亲吻着婴儿。

孩提时就喜欢太阳的味道。那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，但家中困窘，没有电热毯、取暖器，更谈不上现代化的空调暖气，冬天取暖顶多是围着火炉，往往是前胸滚烫，背脊冰凉。晚上，最期盼的就是有个温暖的被窝，最可怕的就是进被窝的一刹那。母亲解决“一刹那”的办法既原始又实用——晒被子。

但有晴天，太阳刚刚露脸，勤劳的母亲都要把全家人的被子抱出来晒晒。记得我们家的晾衣竹竿是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棉被重嘛，日积月累晾衣竹竿不累得弯折开裂。那时的被子都是纯棉花的絮，太阳一晒，既蓬松又柔软。下午三点多，母亲趁热将被子收回，铺好床。沐浴了一天阳光的被子散发着太阳的气息。夜晚，我们便早早钻进温暖的被窝里，把头也用被子蒙住，狠狠地呼吸被子里储存的太阳清爽、芬芳的余味。晒过的被子不仅暖和，还喷喷香，闻着一股股健康的太阳味道，心里很安逸。因为这味道和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是一样的，我们睡在太阳晒过的被子里，就似乎依在母亲身边。母亲也最爱闻这股味，她说这是太阳味，于是，我明白了：太阳和母亲是一样的味道呢。母亲坐在床边，一边纳鞋底或缝补衣服，一边给我们讲故事。母亲没文化，却有一肚子故事。母亲说都是她小时候外公讲的，情节不复杂，内容却很吸引

人，我是听一个要一个，没完没了地听不够。后来，当我自己能阅读时，才发现母亲的故事居然都写在书里。不同的是，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，更朴实、更平白，也更有味。

上了高中、大学，离别家乡，离别母亲后，一度也离别了太阳的味道。宿舍在阴面，一天也见不着太阳，当时学校也不允许在宿舍楼上晒被子。后来参加了工作，住的是单位分配的公寓楼，四周也都是高楼，太阳照不进来，每天一进屋门，第一件事就是开灯。由于长年不见天日，屋里阴暗，睡觉时，被子盖在身上，都是冰凉的，尤其是冬天，真是冷不堪言。

工作了二十多年，夫妻俩的工资逐渐增高，手中小有积蓄，于是动了买房的念头。我想到的第一个条件是，一定要是独门独院。恰巧近郊正在建联排别墅居住区，据说房子漂亮，价格不高，最可取的是那儿环境好，是个理想的居住地。

看房一天，阳光明媚，蓝蓝的天空，朵朵白云，飞翔的鸟儿，一下子把我带回到童年。一切都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，一种久违的感觉涌上心头。一进客厅，我便被洒进屋内的阳光吸引了，生活阳台更是阳光充足。我征求老婆儿子的意见，他们都说好，我们当即拍板，自此又拥有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家。妻子也跟母亲一样，喜欢勤晒被子，于是我又能夜夜重温太阳的味道了。

而今，寒冷的冬夜，每当我躺在散发着太阳味道的被窝里，枕着阳光的馨香，仿佛又回到童年，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，幸福地入眠。

太阳的味道，其实就是母亲的味道的味道，亲情的味道，幸福的味道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语文高级教师）